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六

宋 李燾 撰

太宗

淳熙五年五月癸丑王繼恩言王師入綿州境賊衆望風奔潰殺戮及溺水死者不可勝計

甲寅繼恩言克綿州

繼恩以四月十八日入綿州當是十九日或二十日也今但用實錄

奏到
乃書

又言先遣內殿崇班曹習分兵自葭萌趨老

溪賊萬餘衆依險為寨習擊破之斬首三千級擁入江

溺死者甚衆遂克閬州

據張洎集賜王繼恩詔載曹習狀稱四月十三日領軍發葭萌

到青山鎮其鎮已為賊燒焚至十二日到老溪賊依阻江山分為二寨約萬餘人習擊破之十三日收閬州今

但依實錄奏到乃書更不追正

又言巡檢使胡正違率兵破賊五千

人克巴州

胡正違未見亦不知何州巡檢使也當考

丁巳王繼恩至成都引師攻其城即拔之破賊十萬餘

斬首三萬擒賊帥李順及偽樞密使計詞吳文賞等并

鎧甲僭偽服用甚衆順方欲盡索城中民黥其面以隸

軍籍前一日城破民皆獲免

今推考他書書其始克之日其他則皆瑛奏到乃書

王師之討李繼遷也府州觀察使折御卿以所部民來助趙保忠既擒御卿又言銀夏等州蕃漢戶八千帳族悉歸附錄其馬牛羊萬計戊午授御卿永安節度使賞其功也

先是歲用萬數十萬圍供甄官及尚染坊造作弓弩必用牛筋癸亥詔自今染作以木梯給之造弓弩其縱理

用牛筋他悉以羊馬筋代之上孜孜政理慮物有橫費
恐吏督責急而民或屠耕牛以供官故下此詔自是歲
省牛筋十萬

丙寅趙保忠至自夏州白衫紗帽待罪崇政殿庭上詰
責數四保忠不能對但頓首稱死罪詔釋之賜冠帶器
幣令還第聽命仍勞賜其母

丁卯以保忠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

己巳以右諫議大夫張雍為給事中仍知梓州都巡檢

內殿崇班盧斌為西京作坊使領成州刺史通判將作
監丞趙賀為太子中舍監軍供奉官辛規為內殿崇班
節度掌書記施謂為節度判官節度推官陳世卿為掌
書記權鹽院判官謝濤為觀察推官皆賞勞也雍初聞
李順亂西川即謀為守城計訓練城中兵得三千餘又
募強勇千餘令官屬分主之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銷
銅鐵為箭鏑伐木為竿紐布為索守械悉備遣觀察推
官盛梁請兵于朝既而斌以十州之衆援成都弗克而

還雍即委以監護之任子城先為江州所毀斌復勸諭州民自城西大壕中掘塹深丈決西河水注之以環城李順尋遣其黨相貴帥衆二十萬來攻雍與斌登堞望之賊所出兵皆老弱疲憊無鎧甲斌笑請開北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詐見羸形設伏伺我且城中吏民心未定脫為賊所乘則內外墮其奸計矣言未畢果有卒倚敵樓呼嘯與賊相應亟斬以徇斌遂突出與賊戰擊刺三十餘合賊少却俄復大設梯衝火車夜鼓譟攻城城

中大恐雍命發機石碎之火箭雜下賊稍復却治攻具
於城西北隅雍給曰軍士趣治裝吾將開東門擊賊陽
遣步騎五百臨東門賊升牛頭山瞰城中見之謂雍必
出乃設伏於山之東隅衆萬餘以待之雍即召敢死士
百輩縋而下焚其攻具自午達申殆盡賊以為神兇黨
數乘城進戰皆不利一日北風晝晦賊乘風縱火急攻
北門雍與斌等據門立矢石間固守不動賊不能進世
卿素善射當城一面親中數百人賊浸盛同幕者皆謀

圖全之計世卿正色謂曰食君祿當先報國奈何欲避
難為他圖耶亟白雍曰此輩皆怯懦存之適足惑衆不
若遣出求援雍從其言圍城凡八十餘日會王繼恩遣
內殿崇班石知顥分數千兵來救賊始潰去斌出兵追
擊之降者二萬餘又破賊數萬衆解閬州圍斬三千人
平蓬州于是雍使謂馳騎入奏上手詔褒美自雍以下
悉加賞焉世卿南劍州人濤富陽人也斌在川峽六年
以孤軍禦寇屢立戰功表請赴闕上遣使諭曰俟妖孽

殄盡當召汝既而賊黨集梓綿漢三州境上斌促往平

之辛規施謂盛梁皆未見趙賀有傳封丘人但不言其通判梓州

以少府少監雷有

終為諫議大夫知成都府有終由峽路入蜀調發兵食
規畫戎事皆有節制師行至峽中遇盜格鬪將士渴乏
會天雨軍人以甕鑿承水飲之且行且戰進至廣安軍
軍壘瀕江三面樹柵會夜陰晦衆賊奄至鼓譟舉火士
伍恐懼有終安坐櫛髮氣貌自若賊既合圍有終引奇
兵出其後擊之賊衆驚擾赴水火死者無算

此事當是四月盡日

峽川行營所奏也然不決以為然且附見有終除知成都時更須考之也

詔降成都府為

益州

壬申以右僕射李昉為司空致仕大朝會令綴宰相班歲時賜予不絕每遊宴多召之

戊寅上署一幅曰公務刑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姦方可書為勞績本官月俸並給實錢又別書三十餘幅賜大理正尹玘等人一通皆京朝官之選也召知審官院錢若水等謂曰中有奉法除姦之語恐不曉者因而生事

可語之曰除姦之要在乎奉法故有是言也若水出召尹玘等一一諭之上語近臣曰朕雖德愧前王然於政事靡敢怠惰天下事急若奔駟日日聽斷尚恐有照燭不至者而况唐末帝王深處九重民間疾苦何嘗得知每一思之誠可警畏呂蒙正曰中書樞密院自來難處之地唐末帝王專委臣下致多闕失兼家族罕有保全今陛下躬決萬幾臣下止於奉行聖旨臣嘗與同列等言實知榮幸因再拜三呼萬歲上又曰唐末帝王臣

下少得見面縱開延英亦有中人在側何嘗君臣言得
一事趙昌言曰當日延英苟踰數刻史臣書之以為美
談今天下苟非陛下聽斷不倦則封疆萬里豈能肅清
斯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

實錄別本在五月朔今附此戊寅後

上

又謂近臣曰朕每日後殿自選循吏候選及三二百人天
下郡縣何愁不治迂懦因循之人並與諸州副使分司
西京或且給俸祿不與差遣然此輩又如何消國家祿

食也

別本在丁丑今附此

王繼恩之克劍州也西京作坊使馬知節實為先鋒知
節將家子每以方畧自任繼恩挾勢驕倨惡知節不附
已羣小從而間之繼恩遣知節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
彭之舊卒召還成都知節屢乞師繼恩弗聽賊十萬衆
攻城知節率兵力戰自寅至申衆寡不敵士多死者逮
暮退守州廨慨然嘆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即橫槊潰圍
而出休於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噪以入賊衆敗去上
聞而嘉之曰賊盛兵少知節不易當也授益州鈐轄

知節

為益州鈐轄據耆舊傳後
集在五月今附見月末

初尹元等入峽路首破賊三千餘衆於新寧遂深入梁山廣安渠果之間捕斬収集久未得進王繼恩雖徑拔成都而郭門十里外猶為賊黨所據偽帥張餘謂王師孤絕無援復嘯聚萬餘衆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初賊衆奄至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既久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為監軍盡死節以守郡城吾之職也安可苟

免乎城中乏食傳序盡出囊橐服玩市酒肉犒士卒而
慰勉之衆皆感泣力戰既而賊勢日盛傳序度力屈終
不能拒賊乃為蠟丸帛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力戰
誓不降賊矣城既壞傳序投火死賊乘勝攻夔州列陣
西津口矢石如雨先是上復遣如京使白繼贊為峽路
都大巡檢統精卒數千人晨夜兼行助討遺寇是月庚
午繼贊入夔州出賊不意與巡檢使解守顥腹背夾擊
之賊衆大敗斬首二萬餘級流骸塞川而下水為之赤

奪得舟十餘艘鎧甲數萬計

六月壬午朔繼贊等捷書聞上降詔嘉獎傳序家寄荆
湘間其子奭泝峽求其父尸比至夔州船覆而死世以
為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上嗟惻久之錄傳序次子
煦為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傳序江寧人也

甲辰詔翰林學士樞密直學士自今序立班位依舊在

丞郎之上

建隆三年三月
陶穀初改制

庚戌高麗國王治遣使元郁來乞師言契丹侵掠其境

故也上以蠻戎相攻蓋常事而北邊甫寧不可輕動干戈秋七月壬子厚禮其使而歸之仍優詔答之高麗自是絕不復朝貢矣

丙寅詔兩浙諸州民先負錢俶日官物計錢十一萬七千五百緡並除之

己巳詔三司總計使及諸道判官因上殿奏事如聞宣諭民間利害並令錄送中書門下付史官以存勸戒從工部郎中直昭文館韓援之言也

以戶部員外郎魏廷式自陝西至益州同勾當轉運事
廷式後嘗入朝奏事上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臣三
千七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願取宸斷非為宰
相而來也即不時對召問方畧稱旨賜錢五十萬令還
任

乙亥李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獻且謝過猶稱所賜姓
名答詔因稱之

至道九年九月始復奪之

先是李至以目疾辭史

職張昺亦以早事偽邦不能通知本朝故實辭乃詔禮

部侍郎宋白與張洎同修國史於是洎等請特降敕命
詢問太祖朝薨卒勲臣子孫及門人故吏知舊親戚并
班行舊者能知先朝故實及周朝軍中事者並許盡言
令史官參校不至繆戾者書於國史從之 詔三司總
計使及諸道判官各給御前印紙自八月互書勞績歲
終校其優劣以申黜陟 以殿中丞丁顧言守本官復
充堂後官堂吏自唐至漢周率在京百司以有人材能
書札行止廉幹者抽補分掌諸房公事年深即授檢校

少卿監同正將軍至國初趙普在中書奏令檢校諸曹郎中自邇以來屢懲其貪而惡其黨故參用士人有科第歷外官者至是復秩以朝籍益矯昔之枉也

此據別本乃七

月朔日事今附月末須更考詳會要亦在七月

八月壬午上謂近臣曰孝者人倫至重古之人三年守墳墓今臣僚子弟以祖父亡沒或與叙用意在繼其後嗣然有不俟百日便預朝集者朕每觀之中心不忍趙昌言曰陛下如此宣諭乃敦厚風俗之旨也遂詔文武

百官子弟因父兄亡歿叙用未經百日不得輒赴公叅
令御史臺專知糾察并有冒哀求仕釋服從吉者並以
名聞

甲申詔有司講求大射儀注

庚寅殿中丞建安李虛已以得御書印紙上表獻詩自
陳祖母年八十餘喜聞其孫中循吏之目上喜甚批紙
尾曰吾真得良二千石矣賜以五品服虛已先受詔知
榮州因改知遂州又別賜錢五十萬以遺其祖母翌日

對宰相言及之且曰已與五十緡矣呂蒙正曰前所賜
蓋五百緡上曰此誤也然不可追虛已父寅舉進士年
六十餘以母老求致仕得著作郎有詞學清苦虛已亦
純孝篤謹家極貧雖一時誤恩人以為殆天賜也

癸巳詔改內班為黃門以崇儀副使兼內班左都知竇
神興充莊宅使兼黃門左班都知內官領諸司使始此
此據
會要

甲午詔自今京朝幕職州縣官等不得輒獻詩賦雜文

若指陳時政闕失民間利害及直言極諫書即許通進
其有宏才奧學為人所稱者令投獻於中書宰相第其
臧否上之 以劍南招安使昭宣使王繼恩為宣政使
順州防禦使先是繼恩有平賊功中書建議欲以為宣
徽使上曰朕讀前代書史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預政事
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懇言繼恩大
功非此不足以賞上怒深責宰相等因命翰林學士張
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名序立在昭宣使上以授之

丁酉左神武大將軍權判左右金吾街仗事魏丕以新募街司卒千餘人引對於崇政殿上親選得五百七十人分四營設五都都有員僚隊長一如禁兵之制先是上以京師浩穰六街巡警皆用禁兵非舊制特命左右街各置卒千人優其廩給使傳呼備盜至是始分營部仍令丕更募以充其數焉 左諫議大夫知審刑院許驤等上重刪定淳化編敕三十卷詔頒行之

王小波李順之初作亂也朝議欲遣大臣慰撫給事中

參知政事趙昌言獨請發兵捕斬無使滋蔓議久不決
賊連陷邛蜀等州始命王繼恩等分路追討繼恩握重
兵久留成都專以宴飲為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
騎兵持博局棊枰自隨威震郡縣僕使輩用事恣橫縱
所部剽掠子女金帛坐而玩寇轉餉稍不給軍士亦無
鬪志餘賊併伏山谷間郡縣有復陷者上屢遣使督戰
意頗厭兵會昌言攝祭太廟齋宿中書因召對滋福殿
上謂之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迄今三十年矣昌

言揣知上意遂言國家士馬精強所嚮無不克顧此草
竊不足仰煩宸慮即於上前指畫攻取之策上甚喜癸
卯命昌言為川陝兩路都部署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
昌言懇辭上不許厚賜遣行別賜手札數幅親授方畧
焉

李繼遷竄於漠北遣其將佐趙光祚張浦詣綏州見黃
門押班真定張崇貴求納款崇貴會浦等於石堡寨椎
牛醢酒犒諭仍給錦袍銀帶乙巳繼遷遣其弟延信

案宋史作

延信奉表待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上召見延
信面加慰撫錫賚甚厚知延州王顯上䟽言間歲以
來戎事未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王小波干紀於巴邛
河右坤維並興師旅而繼遷翻然改圖懷音向化遣弟
入覲願修職貢陛下開懷容納許其內附示之以德信
申之以恩錫深得綏和之道矣然而戎人之性本無其
常所宜謹屯戍固城壘積芻糧然後妙擇才勇付之邊
任縱其緩急變覆則備禦有素又奚能為患哉至若戎

寇未平神人共憤伏望申飭將帥速期蕩平矧事久則
變生功緩則師老又況邛蜀之壤物產繁富其間怠兵
驕卒或遲留未進或顧戀是圖莫若勿憚往來潛為更
代一則均勞役之使一則免遷延之役至如河北關防
亦望常令固守敵以國家方事西南容謀興舉分中朝
之勢力長外寇之姦計此之機宜不可不謹也

顯知延
州月日

檢未獲此疏且附
見繼遷納款後

是月兵部員外郎田錫奏疏曰

錫自注因甲午詔書故
上此疏今附入月末

臣伏聞去歲或霖潦作沴或癘疫為災陛下憂勞太切
勤儉過中乃至進菲薄之膳羞御補浣之服飾又復發
廩減儲以饘濟衆損民抑理以粟爵人今聞自邇及遐
被原帶隰秋稼大稔流庸復歸苟非英聖之至誠豈致
豐年之上瑞所慮者河西尚警劍外未寧此則天機制
禦之時睿聖綏懷之際固大臣之與議豈微臣之敢知
惟聞靜以待清即時底定動無遺策不日又寧若以民
間利病臣不盡知時政闕失臣不備見所思者唯制科

可設鄉飲可行制科設則賢良方正之人得伸其志直言敢諫之士得罄其懷鄉飲行則孝悌之行自修淳厚之風自復儲闈建后用光主鬯之容王府設官宜制正名之秩館殿之職可補吏員樞近之司亦委編錄其次講求典禮更訪諸儒優卹蒸黎可詢羣彥冬年可以立仗俾儀衛之式瞻雨雪可以放朝興禮容之允肅邦國庠序興復宜先州郡城池增修亦便常平之廩因稔加儲底貢之財因時立制或為民祈穀耕于耜田或齒胄

尊儒行之國學征稅寬則與民偕足法令簡則俾人易
從抑臣聞君子恐懼於所未聞戒謹於所未至故未萌
者所以易慮未兆者所以易謀謀於外則先靖於中制
於遠則當思於近萑蒲聚嘯既勞我師沙漠乘秋復窺
王略師老則民力重困寇玩則狡心必萌今河湟委輸
方牽國用井絡凋弊實軫宸衷安之既在於睿謀討之
亦勞於神算夫理絲而棼之則愈亂烹鮮而擾之則靡
全御衆以寬惟新聖德臨下以簡素在帝心臣之至愚

但思報國臣之寡識安能合時管窺之辭庸以塞詔芻言之拙仰冀留中

九月有司詳定大射儀并圖來上上謂宰相曰俟弭兵與卿等行之上以蜀寇未平工部尚書辛仲甫素著恩信將令興疾招撫會疾甚不可遣仲甫亦上章告老乃授太子少保致仕先是參知政事蘇易簡薦樞密直學士虞部郎中張詠可屬四川事詔詠知益州既而留半歲不行至是始命赴都上面諭之曰西川亂後民不

聊生卿往當以便宜從事

詠知益州在九月不得其日也據耆舊後傳詠先到衛紹

欽繼至因仲甫致仕遂著其事張詠集乃云至道元年春正月受命夏四月二十八日供職茅亭客話亦載詠詩年月與諸書不同蓋誤詠自作詩記年月不應亦誤恐傳寫錯謬爾至道元年正月則詠已在成都矣

先是京兆劇賊焦四焦八等常嘯聚數百人攻劫居民為三輔之害上令懸賞招募待以不死至是請罪自歸秦民處處相聚供佛飯僧喜免侵暴之患上引對焦四等各賜錦袍銀帶衣服緡錢並擢為龍猛軍使先是峨眉山僧茂貞者以術得幸嘗言於上曰趙昌言鼻

折山根此反相也不宜委以蜀事於是昌言行既旬餘或又奏昌言素負重名又無嗣息今握兵入蜀恐後難制上亟幸北苑召宰相謂曰昨遣昌言入蜀朕徐思之有所未便蓋蜀賊小醜昌言大臣不可輕動宜令且駐鳳翔為諸軍聲援但遣內侍押班衛紹欽賫手書往指揮軍事亦可濟矣昌言已至鳳州詔追及之因留候館記聞稱昌言至鳳州時寇準知州事密上言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息不可授以利柄太宗大驚曰朝廷皆無忠臣言莫及此賴有寇準憂國家爾乃詔昌言行所至即止專以軍事付王繼恩罷政事知鳳翔召寇準參知

政事按準自青州召入即參政方昌言出時準蓋不知鳳翔知鳳翔乃薛惟吉也則言昌言不可委以利柄者必非準且其言與譖訴何異準亦必不為此態昌言罷政事復後此百餘日當時軍事固已付王繼恩續令衛紹欽代昌言入蜀此乃不書蓋記聞誤矣今不取依國史不出言者主名却仍取僧茂貞事附益之記聞又云茂貞時在京師按道釋志乃不然茂貞先有是言爾道釋志又云昌言欲殺茂貞其事頗怪未可信也當考李畋作張詠語錄云川界既安兵未凱旋主帥頗有驕色詠奏乞遣心腹近臣可以彈壓主將者然後抽兵尋詔衛紹欽為同捉賊招安使韓琦作神道碑亦載此事與畋同按張詠知益州實錄偶失其月日檢照他書在九月然則詠與紹欽蓋相先後入川耳上依詠所乞遣張鑑馮守規來乃十二月事畋于詠門人也記事乃爾謬誤恐貽人惑故為明辨之詔止昌言按本傳云昌言既行旬餘即有詔他書不載也昌言以八月二十七日

發京師詔止其行當在九月十一十二間無所考見乃附之甲寅後甲寅初五日也

案此條未載日干此云

附甲寅後
疑有譌脫

乙丑崇儀副使王得一求解官優詔許之得一河南人以方技進起布衣授使職數召見錫賚甚厚未半載上表自陳不願久當榮遇并請舍所居宅為觀上悉嘉納賜觀名曰壽寧得一嘗入對禁中或至夜分頗敢言外事又潛述人望請立襄王為皇太子焉

壬申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用冠準之言也

準言見至道
元年八月
上謂壽王曰夫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

不擾之爾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

以清靜推是而行雖虎兇亦當馴狎況於人乎書云撫

我則后虐我則讎信哉斯言也爾宜戒之

按此敕初不為壽王尹開

封也而本紀聯書之上語壽王別本亦在十月己丑今並從此紀

乙亥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參知政事工因謂宰相呂蒙

正曰寇準臨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盡心朕嘗諭之以

協心同德事皆從長而行則上下鮮不濟矣

呂端為諫議大夫請居準下丙子命端為左諫議大夫
立準上

丁丑上以蜀寇漸平下詔罪已初命翰林學士錢若水
草詔既成進御上笑謂若水曰朕為卿潤色可乎若水
頓首謝因命筆親竄數字皆引咎深切尤為精當詔辭
畧曰朕委任不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
為政筦榷之吏唯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又
曰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改為更張永鑒前弊而今而後

庶或警余 詔升壽州為大國列於晉國之下燕國之

上

是月張詠始至益州先是陝西課民運糧以給蜀師相
屬於路詠亟問城中所屯兵數凡三萬人而無半月之
食詠訪知民間舊苦鹽貴而私廩尚有餘積乃下鹽價
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
士驩言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
真善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今可行矣時四郊尚多

賊壘城門盡閉王繼恩日務宴飲不復窮討官支芻粟飼馬詠但給以錢繼恩怒曰國家征馬豈食錢耶詠曰城中草場賊既焚蕩芻粟當取之民間公今閉門高會芻粟何從而出若開門擊賊何慮馬不食粟乎詠已具奏矣繼恩乃不敢言會衛紹欽亦以詔書來督捕餘寇繼恩始令兵四出紹欽破賊於學射山攻拔雙流等寨招降數萬衆別將西河楊瓊趨邛蜀蕩賊巢穴遂克蜀州曹習等又破賊於安國鎮誅其帥馬太保斬獲甚衆

繼恩嘗送三十餘輩請詠治之詠悉令歸業繼恩怒詠
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詠與公化賊為民何有不
可哉繼恩有帳下卒頗恃勢掠民財或訴於詠卒縋城
夜遁詠遣吏追之且不欲與繼恩失歡密戒吏曰得即
縛置井中勿以來也吏如其戒繼恩不恨而其黨亦自
斂戢云繼恩即分兵四出詠計軍食可支二歲乃奏罷
陝西運糧上喜曰鄉者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未久
遂有二歲之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

韓琦作詠
神道碑云

王繼恩縱軍士剽掠民財詠召繼恩用事吏面數其過將斬之吏股栗求活詠赦之因令繼恩分屯兵繼恩即日分兵屯隣州當還京師者遣之此事固善但恐不然詠誅繼恩帳下卒猶不欲與繼恩失歡若果如此則嫌隙顯矣及見琦載詠在蜀事或先後失其序今不取之

募富民出粟千石濟饑

民者爵公士階陪戎副尉千石以上迭加之萬石乃至太祝殿直

冬十月丙戌以鎮安行軍司馬楊徽之為左諫議大夫與右諫議大夫畢士安並為開封府判官兵部郎中喬維岳壽王府記室參軍水部郎中楊礪諮議司封員外

郎夏侯嶠並為推官徽之等入謝上詔升殿賜坐諭以
輔導之旨給事中賈黃中出知澶州上諭之曰夫小
心翼翼君臣皆當然若太過亦失大臣之體非分之事
固已不為又何暇如是乎黃中頓首謝上因謂左右曰
黃中母有賢德年七十殊未衰每與之語甚明敏黃中
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又顧參知政事蘇易簡曰卿
母亦然自古賢婦人蓋不可多得易簡曰陛下孝治天
下重人之親臣實何人老母得蒙聖獎此人子之榮耀

也

丙午翰林學士張洎等獻重修太祖紀一卷以朱墨雜書凡躬承聖問及史官採摭之事即朱以別之史未及成洎遷參知政事宋白獨領史職歷數歲史卒不就洎等所上太祖紀亦不列於史館云

十一月庚戌上遣張崇貴持詔諭李繼遷賜以器幣茶藥衣物等先是翰林學士錢若水撰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上大

喜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及是又草賜繼遷詔
畧曰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上伸筆批其後曰
依此詔本極好若水家因寶藏之

辛亥舍人院言先是除授內殿崇班及諸司副使只樞
密院吏送除目閱閱爵里並不得知乞自今詔樞密院
件析事狀送中書作詞頭乃付院草制從之會要云此制後亦隸

廢皇祐二年十月本院復以為言乃詔申明之

丙辰賜近臣御飛白書各一軸別賜參知政事寇準飛

白草書一十八軸先是宰相呂蒙正等已受賜準出使在外至是始及馬上因謂蒙正等曰書札者六藝之一也固非帝王之能事朕聽政之暇聊以自娛爾

丁巳上賦詩一首令待詔吳郢張用和賁以賜翰林學士張洎錢若水洎因揣摩上意上疏稱述凡數十言上覽而善之賜詩嘉獎召宰相等命坐於崇政殿西廡謂曰張洎所上表深喻朕旨足以戒躁競之輩殄澆薄之風矣令付史館許衆人就觀因嗟嘆流俗不安義命者

久之既又別賜洎詩一首及四體書前所賦詩各一幅
草書尤絕妙蘇易簡頓首乞之蒙正亦欲得焉易簡前
奏曰臣先得請蒙正已不及矣上笑而賜之張洎性險
詖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正為學
士使內侍裴愈為副使上覽奏謂曰此唐弊政朕安可
踵其覆轍卿言過矣洎慚而退然以文彩清麗巧於逢
迎上卒喜之

丙寅上幸國子監賜直講孫奭五品服因幸武成王廟

復幸國子監令與講尚書說命三篇至事不師古以克
永世匪說攸聞上曰誠哉是言也上意欲切勵輔臣因
嘆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耶遂飲從官酒別賜爽
束帛

丁卯大雨雪近臣稱賀上因言多士滿朝朕試令索班
簿閱之周行之人魚貫櫛比不勝其衆於其中求一材
中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雖多亦奚以為宰相
呂蒙正對曰臣等職在辯論官材總領衆職而使陛下

孜孜勞於求賢臣等之罪也上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卿等何由盡知朕嘗謂求賢之要莫若責舉主遂詔蒙正以下至知制誥各舉有器業可任以事者一人蒙正奏曰臣備位宰相可以進退百官今獨舉一二人是示天下不廣也上曰前代亦合有宰相舉官故事可令史官檢討之既有司具以歷代故事來上上復召蒙正等謂曰虞丘子舉孫叔敖崔祐甫舉吏八百狄仁傑自舉其子光嗣何謂無也因書優孟對楚王錄孫叔敖之

嗣故事為一幅以賜蒙正蒙正等退而各舉所知以聞
十二月戊寅朔司天言日當食至是陰雪蒙蔽自旦及
中而散羣臣稱賀賀日不食蓋始此

王繼恩御軍無政其下恃功暴橫張詠恐軍還日或有
意外之變乃密奏請遣心腹近臣可以彈壓主帥者亟
來分屯師旅辛巳命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副使
馮守規偕往召對後苑門面授方畧鑑曰益部新復卒
乘不和若聞使者驟至易其戎伍慮彼猜懼變生不測

請假臣安撫之名上稱善鑑至成都繼恩猶偃蹇不意朝廷聞其縱肆鑑之行上付以空名宣頭及廷臣數人鑑與詠即遣部戍兵出境繼恩麾下使臣亦多遣東還督繼恩等討捕殘寇而鑑等招輯反側蜀民始奠枕矣

初內侍趙守倫請於諸州牧馬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子可資軍用詔從之自是牧馬頗蕃息未幾守倫復上言牧龍諸坊牝馬及萬匹者歲生駒四千今歲止及二千五百實由主者失職

不能謹視及虧營護孳生之法以致不登其課自今諸坊使臣伏望嚴加條約警其曠慢如牝馬百匹歲約駒子七十者等級遷擢否者罰亦如之以為懲勸又聞諸坊馬生駒子未即附籍俟其經涉寒暑堪任畜牧然後奏聞欲望今後駒子生即時附籍以聞庶其盡心養飼無有所隱又牧馬不給芻粟自逐水草本無闌柵尤藉軍人放牧防其越逸其兵士欲望簡去老弱別募少壯者增補詔並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七

宋 李燾 撰

太宗

至道元年正月戊申朔德音改元

端拱初詔於昭陽門內道北建上清宮謂左右曰朕在藩
時太祖特鍾友愛賞賚不可勝紀因悉貿易以作此宮為
百姓請福不用庫錢也時王沔參知機務奏曰土木之工

必有勞費不免取百姓脂膏爾上默然數年功不就言事者多指之有詔中輟後歲餘內設道場與道士言及之乃復出南宮舊金銀器用數萬兩鬻於市以給工錢訖其役丙辰宮成總千二百四十二區上親為書額車駕即日往謁焉度支判官陳堯叟梁鼎上言唐季以來農政多廢民率棄本不務力田是以家鮮餘糧地有遺利臣等每於農畝之業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乎修墾田之制建用水之法討論典籍備窮本末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鄧潁暨蔡

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望選稽古通方之士分為諸州長吏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十人人給牛一頭治田五萬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屯歲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不知其極矣行之二三年必可致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其民田之未闢者官為種植公田之未墾者募民墾之歲登所取其數如民間主客之例此

又敦本勸農之要道也傅子曰命縣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之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也且蟲災之害又少於陸水田既修其利兼倍與陸田不侔矣上覽奏嘉之即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馳傳往諸州按視經度其事選廬江人亮南充人也始命司門員外郎開封孫贛為皇姪皇孫教授時中書言唐文宗朝宰臣李石奏太子有侍讀諸王亦有侍讀無降殺之禮請改為奉諸王講讀

今皇姪皇孫皆列職環衛請以敎授為名從之故涪陵
悼王廷美諸子之在京者皆令肄業焉

契丹大將韓德威率數萬騎誘党項囉朗威族十六府
大首領馬幹等自振武入寇永安節度使折御卿率輕
騎邀擊之大敗其衆於子河汭囉朗等族乘契丹之亂
詐為府州兵躡其後敵大驚擾死者十六七悉委其輜
重涉河而遁敵將號突厥太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餘
人生擒吐渾首領一人德威僅以身免甲子御卿遣使

奏捷上召見便殿問破敵之狀笑謂左右曰契丹小醜輕進易退朕常誠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則分奇兵以斷其歸路從而擊之必無遺類也今果如吾言左右皆呼萬歲初并代都部署張永德聞賊入寇以太白萬勝訣占之語其僚佐曰賊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來反值歲星對逆兵家大忌彼當自敗不足慮也坐客皆憮然及是乃歎服

端拱末詔以興道坊宣祖舊第建道宮乙丑成凡二百

六十五區賜名曰洞真選京師諸州女官得胡又元等
三十一人使居焉

初趙贊自京兆罷歸纔數月上復令贊專勾校三司簿
領會改創三司官屬以贊為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監
有鄭昌嗣者亦起三司走吏與贊親比互相表裏累遷
至西上閤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既得聯職由是益橫
恣所為皆不法丁卯詔削奪贊官爵并一家配隸房州
昌嗣責授唐州團練副使既行數日並於所在賜死中

外莫不稱快上因謂近臣曰君子小人如芝蘭荆棘不能絕其類在人甄別爾苟盡君子則何用刑罰焉參知政事寇準對曰帝堯之時四凶在廷則三代以上世質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朋附小人為自安之計如昌嗣輩奔走賤吏不足言也諸州奏案頻有官典盜用庫物者上謂近臣曰夫人之善惡在乎原情假如官典私竊庫物雖至鉅萬止一盜爾亦何害於民政哉若黨庇儉人稔成姦惡以滋蠹政其為

盜大矣 詔諸處長吏無得擅斷徒杖刑以下聽與通判官等量罪區分

二月甲申命宰相及羣臣分於京城寺觀祠廟禱雨又命中使分祀五嶽故事御署祝版以遣之翰林學士王禹偁上言準禮五嶽視三公今雖加王爵猶人臣爾天子稱名恐非古制請自今更不御署庶尊卑適序典禮無差上親批其紙尾曰昔唐德宗猶屈拜風雨且國朝典禮素定豈可廢也朕為萬民祈福桑林之禱猶無所

憚至於親署又何損焉 初將作少監索湘為河北轉運使有訟其擅用庫練者坐責膳部員外郎知相州時有羣盜聚西山下謀斷澶州河橋入攻磁相白晝輒援旗伐鼓鈔劫閭里鄰郡發兵千人捕逐無敢近湘擇州軍之勁銳者得三百人偵其入境即掩擊盡擒而戮之河北轉運使王嗣宗以其狀聞詔復前官為河東轉運使

丁酉詔除兗州歲課民輸黃蔴荊子芟芟十六萬四千

八百圍因令諸路轉運使檢按部內無名配率如此類者以聞當悉蠲之

三月丁未朔詔以官倉粟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為種有司請量留以供國馬上曰時雨既降土膏初起民無種則不能盡地利但竭廩以給之至秋有百倍之獲國馬食以芻藁可矣

庚申詔諸路轉運司告諭部下幕職州縣官等應公私利害並許上言附傳置以聞送中書舍人閱視可否

己巳上令衛士數百輩射於崇政殿庭召張浦觀之先是李延信還上賜李繼遷勁弓三皆力及一石六斗繼遷意上欲威示戎敵非有人能挽也至是士皆引滿平射有餘力浦大駭上笑問浦戎人敢敵否浦曰蕃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固已逃遁况敢拒敵乎上因謂浦曰戎人皆貧窶飲食被服粗惡無可戀者繼遷何不束身自歸永保富貴 流內銓引見選人內秦可觀者常負微譴瞻對之際詞氣慷慨帝目之數四又陳廉者

自陳前任冀州屬邑簿防援城壘有勞詔並補右班殿
直授監押差遣各賜紫袍靴笏銀百兩帝謂之曰汝等
苟能副吾任使朕固不惜恩澤他年勤幹有勞願復文
資者亦聽

會要三月事
今附月末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癸未吏部尚書平章事呂蒙正罷為右僕射參
知政事呂端為戶部侍郎平章事上謂蒙正曰僕射師
長百僚朕以中書多務與卿均勞逸爾又謂端曰廟堂
之上固無虛授但能進賢退不肖便為稱職矣卿宜勉

之先是上作釣魚詩斷章云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
問釣魚人意以屬端也後數日遂罷蒙正而相端端歷
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獎遇上常恨任用之晚為相持
重識大體以清靜簡易為務奏事上前同列多異議端
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必經呂端詳
酌乃得聞奏端謙讓不敢當

呂誨補正惠公傳改本史
語罕所建明作端笏却立

侯顧問蓋飾辭
今但用本語

參知政事蘇易簡罷為禮部侍郎翰

林學士張洎為給事中參知政事洎與易簡嘗同在翰

林尤不協及易簡遷中書洎多攻其失易簡去位洎因
代之初寇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考功為吏部官屬
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已洎夙夜坐曹視事每
冠帶候準出入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因
延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為準心伏乃兄事之極口薦
洎於上上亦欲用洎又知其在江表日多讒毀良善李
煜殺潘佑洎嘗預謀心疑焉翰林待詔尹熙古等皆江
表人洎嘗善待之上一夕召熙古等侍書禁中

紀聞作
琴棋侍

詔今從
國史

因從容問以佑得罪之故熙古言李煜忽佑諫
說太直爾非洎謀也自是遂洗然而準又數薦洎不已
既同執政洎奉準愈謹事一決於準無所預專修時政
記甘言善柔而已

戊子詔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
其位輒先異位宜合而為一遇宰相使相視事及議軍
國大政並得升都堂先是趙普獨相太祖特置參知政
事以佐之其後普恩替始均其任既而復有釐革呂端

初與寇準同列及先任宰相慮準不平乃上言臣兄餘

慶任參知政事日悉與宰相同願復故事上特從其請

亦以慰準意云

實錄云初宰相趙普初議置參知政事與宰相異等按太祖置參知政事實用

陶穀議非普所建白也今不取

庚寅詔御史臺告諭内外文武羣官應父母在川陝漳

泉福建嶺南等處並令迎侍就養專糾察違詔者重寘

其罪

丙申賜布衣潘閔進士及第未幾追還詔書以閔所為

狂妄故也

辛丑上謂宰相曰自春不雨至今並走羣望而未獲嘉應豈獄犴之中頗有冤繫乎即日命侍御史元玘等四十四人乘傳分往諸道案察刑獄除十惡劫殺故殺鬪殺官典犯贓及損敗官物外其劫殺止除為首者餘悉減死配本城流以下遞減一等一日御崇政殿親決京城諸司繫囚獲原宥者數百人因謂宰相曰刑罰者不得已而用之能不失有罪而得中道者斯為難矣東漢

劉寬止用蒲鞭人知耻格所謂威而不猛足以輔成德化也後三日大雷雨街中水深數尺

乙已知通利軍錢昭序表獻部內赤烏白兔各一云烏稟陽精兔昭陰瑞報火德蕃昌之兆示金方馴服之徵念茲希世之珍罕有同時而見望宣付史館從之上謂侍臣曰烏色正如渥丹信火德之符矣昭序倣之從子也

五月上召三司孔目官李溥等二十七人問以計司錢

穀之務溥等言盡知其利病不可以口占願得條對許之俾中使押送中書限五日具奏上因謂宰相曰凡財賦之通塞繫於制置之臧否見簿領李溥等略陳所見亦各有所長朕嘗謂陳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卿至於錢穀利病此輩自幼即枕籍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析宜有所資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詢問呂端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夫子入太廟每事問乃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也

上然之溥河南人也

翰林學士王禹偁兼知審官院及通進銀臺封駁司制
敕有不便多所論奏開寶皇后之喪羣臣不成服禹偁
與賓友言后嘗母天下當遵用舊禮或以告上不悅甲
寅禹偁坐輕肆罷為工部郎中知滁州上謂宰相曰人
之性分固不可移朕嘗戒勗禹偁令自修飭近觀舉措
終焉不改禁署之地豈可復處乎禹偁嘗為李繼遷草
制繼遷送馬五十匹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却之及

在滁州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才及別去為買一馬或言其買馬虧價者上曰彼能却繼遷五十匹馬顧肯虧價哉

己未李溥等條上三司利害七十一事中書參校其四十四事可行遂著於籍其十九事令陳恕等議定而後行之

癸亥上語及三司因謂侍臣曰朕豈不知以崇高自恣耶但為救世養民所以錢穀細務亦自與用心區分朕

若更不用心則如何整頓也只如前代帝王昏弱天下十分財賦未有一分入於王室唐德宗在梁洋公私窘乏韓滉專制鎮海積聚財貨德宗遣其子臯往求得百萬斛斗以救艱危即當時朝廷事勢可見矣朕今收拾天下遺利以贍軍國以濟窮困若豪戶猾民望吾毫髮之惠不可得也

丙寅參知政事寇準奏曰近者邊上易署主帥增修甲卒深合事宜上曰天下庶政日新滔滔如流水朕固不

怠於聽斷至於疆場戎事既安危所繫亦皆是朕一一躬自籌度預為制置以防其漸若臨事倉卒則無及矣準對曰自非睿畧淵深長羈遠馭則安能坐制黠敵使邊庭無事也因語及用將帥上曰前代任人責望既深又不知勞苦如漢貳師將軍長驅士卒深入西域以未得汗血馬遮玉門關却令反旆以巫蠱事坐族誅致廣利沒身戎虜又蘇武陷單于庭十九年備歷艱辛能終持漢節及歸朝受賞止於典屬國朕則不然將帥材畧

固不求其備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節旄下至二千石
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畢達下情畢達則無
猜貳之嫌微勞盡甄則無舛望之釁所以各務忠孝而
固祿位悖亂不得而萌也自梁晉已降昏君弱主失控
馭之方朝廷小有機宜裨將列校皆得預御坐而參議
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朕君臨四海以至公御下不唯此
輩假使李廣復生亦無姑息之理也

丁卯上謂宰相曰國家歲入財賦兩倍於唐室且唐中

葉以降藩鎮擅命征賦多不入於公家下凌上替經制
隳壞苟前代措置得宜則已致太平豈復煩朕思慮也
因召三司使陳恕等責以職事曠弛恕等對曰今土宇
至廣庶務至繁國用軍須所費浩瀚國家諸州每有災
沴必盡蠲其租臣等時舉利權朝廷慮以侵民皆柅而
不行縱使耿壽昌桑弘羊復生亦所不逮臣等材力篤
下惟盡心簿領終不足上裨聖理上曰卿等清而不通
專守繩墨終不能為國家度長絜大剖煩析滯只如京

城倉庫主吏當改職簿領有一處節目未備即十年五年不與斷決以至貧無資給轉死溝壑此卿等之過也豈不傷和氣哉恕等頓首稱罪

戊辰開封尹壽王元侃言太康縣昭慶鄉華陽村民獲黑兔一以獻上謂宰相曰黑兔之來國家之慶也呂端等對曰黑者北方之色兔即陰類外國之象華為中國中國陽也將有外國入朝受冠帶於闕下昭邦家之慶以致太康者乎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八

宋 李燾 撰

太宗

至道元年六月己卯詔重造州縣二稅版籍頒其式於天下凡一縣所管幾戶夏秋二稅苗畝桑功正稅及緣科物用大紙作長卷排行實寫為帳一本送州覆校定以州印印縫於長吏廳側置庫作板櫃藏貯封鑰自今每歲二稅

將起納前並令本縣先如式造帳一本送州本縣納稅版簿亦以州印印縫給令佐

乙酉遣內侍裴愈乘傳往江南諸州購募圖籍願送官者優給其直不願者借出於所在州命吏繕寫仍以舊本還之上嘗草書經史三十紙召翰林侍讀呂文仲一一讀之列秘閣官屬名位刻石模印裝飾百軸於是付愈賫詣名山福地道宮佛寺各藏數本或丘園養素好古博雅之士為鄉里所稱者亦賜之

賜石刻實錄在六月戊戌令并書

丁酉詔募民請佃諸州曠土便為永業仍蠲三歲租三年外輸三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悉書於印紙以俟旌賞

八月乙亥朔荆湖轉運使何士宗上言望自今執政大臣出領外郡應合申轉運使公事只署通判以下姓名上謂宰相曰大臣品位雖崇若出臨外藩即轉運使所部要繫州府不繫品位此朝廷典憲不可輕改也宜仍舊貫

壬辰制以開封尹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改名恒赦天

下文武常參官子為父後見任官賜勲一轉詔皇太子
兼判開封府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不遑立儲貳斯
禮之廢將及百年上始舉而行之中外胥悅初參知政
事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上足創甚自發衣以示準曰
卿來何緩準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上曰朕諸子孰可
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誠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宦官
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之望
者上俛首久之屏左右曰元侃可乎對曰非臣所知也

上遂以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太子京師之人見太子喜躍曰真社稷之主也上聞之名準謂曰四海心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曰陛下擇所以付神器者顧得社稷之主乃萬世之福也上趨宮中語后嬪以下六宮皆前賀上復出延準飲醉而罷準嘗奏事切直上怒而起準攀上衣請復坐事決乃退上嘉歎曰此真宰相也又語左右曰朕得冠準猶唐太宗之得魏鄭公也

三朝聖政錄謂準帝衣請決事乃為員外郎時蓋誤也今從本傳

癸巳以尚書左丞李至禮部侍郎李沆並兼太子賓客
見太子如師傅之儀太子見必先拜動皆諮詢至等上
表懇讓詔不許至等入謝上謂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
賢明尤所鍾愛今立為儲貳以固國本當賴正人輔之
以道卿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由禮則宜贊成事或未
當必須力言勿因循而順從也至如禮樂詩書之道可
以裨益太子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多訓爾至等頓首
謝
初置左春坊謁者命左清道率府副率祥符王繼

英兼領之繼英少以筆札事趙普普自河陽罷為太子少保常從者皆去惟繼英奉事逾謹普再入相遂隸名中書五院皇太子在藩選為導史兼內知客事上嘗召見謂曰汝始事趙普朕所備知今奉親賢尤宜盡節及東宮建故有是命然謁者本內侍之職而太子有通事舍人掌傳宣導引之事不名謁者又十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宜為蓋執政之失也

丁酉以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為冊皇太子禮儀使有司

既定冊禮又言唐制宮臣參賀太子皆舞蹈開元始罷之故事百官及東宮接見祇呼皇太子上牋啟即稱皇太子殿下百官自稱名宮官自稱臣常所行用左春坊印宮內行令又按唐制凡東宮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畫諾令左右庶子以下署姓名宣令奉行其與親友師傅書不用此制今請如開元之制宮臣止稱臣不行舞蹈之禮又緣皇太子兼判開封府其所上表狀即署皇太子位其當中中書樞密院狀祇判官等署餘斷按

及處分公事並畫諾詔改諾為準餘皆從之又言百官見皇太子自兩省五品尚書省御史臺四品諸司三品以上皆答拜餘悉受拜宮臣自左右庶子以下悉用參見之儀其皇太子宴會位在王公上奏可有司又草具皇太子受冊畢見皇后儀詔止用宮中常禮

九月先是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以給京師兵食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是歲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

石丁未上因問近臣汴河疏鑿之由參知政事張洎退而講求其事以奏且曰今帶甲數十萬戰騎稱是萃於京師仍以亡國之士民集於輦下比漢唐京邑繁庶十倍其人矣旬服時有水旱而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會於天邑舳艫相接贍足京師以無匱乏也唯汴之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並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大禹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畍以奉巡遊

雖數陞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為國家之用者

其上天之意乎

汴渠派分黃河自唐迄今皆以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梁

宋之地畎澮之水湊流此渠以成其深隋煬帝將幸江都遂將黃河之派築左右堤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為橫絕散漫無所歸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濕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覆舟之患十有二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阻今則春開秋閉終歲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汴汭兩無難阻今則逆上乃重載而行其為難也甚矣汭流而下則虛舟而往其為利也背矣矧自天子建都而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為慮由斯觀之其利安在然歷世寔遠詎可猝圖異日明哲之士開悟積惑言復曩迹始信茲言之不謬此王曾等語今附張洎奏下

丁卯上御朝元殿冊皇太子陳列如元會之儀皇太子

自東宮常服乘馬赴朝元門外幄次改服遠遊冠朱明
衣三師三少導從入殿受冊寶太尉率百官奉賀皇太
子易服乘馬還宮百官常服詣宮參賀自樞密使內職
諸王宗室師保賓客宮臣等畢集皆序班於宮門之外
庶子版奏外備內臣褰簾皇太子常服出次就坐諸王
宗室參賀再拜訖垂簾皇太子降坐還次中書門下文
武百官樞密使內職師保賓客而下以次參賀皆降階
答拜訖升坐受文武官宮臣三品以下參賀庚午具鹵

簿謁太廟五室常服乘馬出東華門升輅

冬十月乙亥皇太子讓宮僚稱臣許之

上嘗謂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後王因之復加文武
二絃乃增作九絃琴五絃阮別造新譜二十七卷俾太
常樂工肄習之以備登薦乙酉出琴阮示近臣且謂之
曰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古人之意或有未盡琴七絃今
增為九絃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而不
亂矣阮四絃今增為五曰金木水火土則五材並用而

不悖矣因命待詔朱文濟蔡裔賞琴阮詣中書彈新聲
詔宰相以下皆聽由是中外獻歌詩頌者數十人上謂
宰相曰朝廷文物之盛前代所不及也羣臣所獻歌頌
朕再三覽之校其工拙唯李宗諤趙安仁楊億詞理精
愜有老成風可召至中書獎諭又曰吳淑安德裕胡旦
或詞采古雅或學問優博抑又其次矣安仁乎子淑丹
陽人也朱文濟者金陵人專以絲桐自娛不好榮利上
初欲增琴阮絃文濟以為不可增蔡裔以為增之善上

曰古琴五絃而文武增之今何不可增也文濟曰五絃
尚有遺音而益以二絃斯足矣上不悅而罷及新增琴
阮成召文濟撫之辭以不能上怒而賜蔡裔緋衣文濟
班裔前獨衣綠欲以此激文濟又遣裔使劍南獲數千
緡裔甚富足而文濟藍縷貧困殊不以為念上又嘗置
新琴阮於前旁設緋衣金帛賞賚等物誘文濟文濟終
守前說及遣中使押送中書文濟不得已取琴中七絃
撫之宰相問曰此新曲何名文濟曰古曲風入松也上

嘉其有守亦賜緋衣文濟風骨清秀若神仙上令供奉
僧元藹畫其像留禁中

十一月己未上閱武於便殿衛士挽弓有及一石五斗
者矢二十發而綽有餘力因謂近臣曰事有奇異驚聽
者此是也方今寰海無事美才間出悉在吾彀中矣朕
向於行伍中選氣質端謹勇而知禮進退有度者授以
挽強之法俾相講教所以弧矢之妙莫無倫比又令騎
兵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陣挽強發弩視其進退發矢如

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廷間數百人爾猶兵威可觀況
堂堂之陣數萬成列者乎

初梁氏建都草創閭巷皆因舊號丁卯詔參知政事張
洎改撰京城內外坊名八十餘由是分定布列始有雍
洛之制云

十二月癸酉上以時和年豐寇盜翦滅顧謂宰相曰國
家自近歲以來偶逢艱運水旱作沴連年不順河西蜀
川相繼叛亂飛芻輓粟千里騷然而又京邑之中霖雨

彌月百物涌貴道殣相望于茲時也百姓嗷嗷然朕為其父母居億兆之上位尊責重莫遑寧處每日與卿等相見雖不形於顏色然而中心憂念無須臾之安由是內修政紀救萬民之愁疾外勤戎略定三邊之狂孽以至有司常職米鹽細事朕亦不憚勞苦並躬親裁斷遂致上天悔禍否極斯泰巴蜀餘妖竄伏黔水繼遷醜類窮蹙沙漠而又普天下九穀咸登塞北江南紅粟流衍朕豈望纔經災歎之後便覩茲開泰深自慶慰也呂端

等相率稱賀

先是司天秋官正韓顯符請造銅渾儀詔給用度俾顯符擇工鑄焉庚辰渾儀成詔於司天監築臺置之

張思訓及

顯符並有渾儀本志但記思訓所作而顯符所作則畧之獨著其候儀法不知何也

丙申上顧侍臣曰自晉漢以來朝廷削弱主暗臣強紀綱大壞僅成邦國朕承喪亂之後君臨大寶即位之始覽前王令典覩五代弊政以其習俗既久乃革故鼎新別作朝廷法度於是遠近騰口咸以為非至於三三大

臣皆舊德耆年亦不能無異朕執心堅固靡與動搖晝夜孜孜勤行不怠於今二十載矣卿等以朕今日為治如何也雖未能上比三皇至於寰海宴清法令明著四表遵朝化百司絕奸幸固亦無慚於前代矣上又曰近代誠為亂世豈有中書布政之地天下除授皆出堂後官之手賣官鬻爵習以為常中外官吏賢愚善惡無所分別時政如此安得不亂也上又曰當此之時諸侯各據方面威福由己世宗自淮甸回有許州百姓於駕前

訟節度使向訓世宗遽械此人付向訓令自鞠問訓得之即活沉於水其輕蔑憲章恣橫不法也如此今日天下即昔時天下也今日人民即昔時人民也朕自君臨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聽四方之政至於百司庶務雖微細者朕亦常與詢訪所以周知利害深究安危之理故無壅蔽凌替之事呂端等對曰臣等待罪廟堂曾無裨益拜謝而退

永安節度使折御卿被病敵諜知之韓德威復為李繼

遷所誘遂率衆入寇以報子河汭之役御卿輿疾而行
德威聞其至頓兵不敢進會疾甚其母遣親信召御卿
歸就醫藥御卿曰家世受國恩敵寇未滅御卿之罪也
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蓋其分也為白太
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翊日卒丁酉上
聞御卿之喪痛悼久之贈侍中以其子供奉官惟正為
洛苑使知府州事御卿累世邊將習知蕃夷情狀忠勇
感慨常欲立功以報恩朝廷亦以麟府逼近戎人倚為

一面捍蔽自子河汭一戰戎人喪氣不敢深入為寇矣
戊戌斬馬步軍都軍頭澄州刺史孫贊坐護石堡戍兵
擅率兵入敵境失利故也上因謂宰相曰軍旅情狀朕
盡識之但信賞必罰人自知勸贊近請往河西効用及
與蕃賊接戰違主帥號令陷却百餘人朕已遣使臣就
斬之似茲將領稍失律不與寬貸則偏裨行伍安敢更
不用命也 是日詔内外文武臣寮及諸色人自今起
請制置事須有益於國無損於民乃得聞奏如施行後

顯有利濟當議旌賞如虧損公私亦重行朝典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九

宋 李燾 撰

太宗

至道二年春正月己酉親饗太廟

辛亥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天下先是禮儀使宋白奏曰
伏詳儀注朝饗太廟皇帝先詣壘洗後奠瓚其祀天地望
先詣壘洗後奠玉幣上遽召宰相以問呂端等曰王者親

執玉帛以事上帝玉帛者接神之物若沃盥而後奠獻亦足以表虔潔之意白曰如允臣所請止一次升壇上聳然改容曰朕親奉大祭蓋為萬姓祈福若變禮為允當依卿奏如合遵舊典故不以登降為勞端等皆言白所陳得禮之中也遂從其議上以文物仗衛之盛逶迤布護極望無際因詔有司畫為南郊圖

二月壬申朔贈司徒謚文正李昉卒昉溫和不無城府寬厚多恕為文章慕白居易尤淺近易曉江南平士大夫歸朝

昉多與游雅厚善張洎而薄張昉及昉罷相洎草制力攻
昉之短昉必朔望嘗詣昉第人或謂昉曰李公待君素不厚
何數詣之昉曰我掌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有所請求
於我我故重之昉素病心悸每一發必彌年不瘳嘗謂諸
子曰我前後典誥命三十年勞役思慮而致是疾爾卒後
上嘗謂近臣曰昉本以文章進用及居相位自知才微任
重無所彌綸但憂愧而已 祠部員外郎主判都省郎官
事王炳上言曰尚書省國家藏載籍興治教之府所以周知

天下地里廣袤風土所宜民俗利害之事當成周之世治定制禮首建六官即其原也漢唐因之軌範斯著簡策所載煥然可觀蓋自唐末以來亂離相繼急於經營不遑治教故金穀之政主於三司尚書六曹名雖存而其實亡矣謹案六曹凡二十四司所掌事物各有圖書具載名數藏於本曹謂之載籍所以周知天下之事由中制外教導官吏興利除害如指諸掌臣故曰藏載籍興治教之府也今職司久廢載籍散亡惟吏部四司官曹小具祠部有諸州

僧道文帳職方有諸司閏年圖刑部有詳覆諸州已決大辟案牘及勾禁奏狀此外無舊式欲望令諸州每年造戶口租稅實行簿帳寫以長卷者別寫一本送尚書省藏於戶部以此推之其餘天下官吏民口廢置祠廟甲兵徒隸百工疆畔封洫之類亦可籍其名數送尚書省分配諸司俾之緘掌俟暮歲之後可以振舉官守興崇治教望選大僚數人博通治體者參取古今典禮令式與三司所受金穀器械簿帳之類仍詳定諸州供送二十

四司載籍之式如此則尚書省備藏天下事物名數之籍如秘閣藏圖書國學藏經典三館藏史傳皆其職也上覽奏嘉之詔令尚書丞郎及兩省五品以上集議其事吏部尚書宋琪等上奏曰王者六官法天地四時之柄文昌列署體象緯環拱之文是為布政之宮王化之本典教所出何莫由斯然而古今異宜沿革殊制或從權而改作亦因時而立法唐之中葉兵革弗寧始建使名專掌邦事權去省闡政歸三司五代相循未能復舊

今聖文垂拱書軌無外將循名而責實庶稽古以建官
悉舉舊章以蹈前軌而歲祀寢久曹局僅存有司失傳
遺編多闕臣等欲望委崇文院檢討六曹所掌圖籍自
何年不係都省詳其廢置之始究其損益之源別俟討
論以期恢復上以其迂濶竟寢之

王炳奏議不得其日
宋琪自吏部尚書遷

右僕射在二月今琪猶以吏書見故附此事
於二月末實錄別本亦載此事於二月乙未

夏四月甲申屯田員外郎呂奉天上言司馬遷史記王
超五位圖歲次朔閏皆與經傳不合以為唐堯即位之

年歲在丙子迄太平興國元年歲亦在丙子凡三千三百一
年起商王小甲七年正月甲申朔旦冬至自此之後每七十六年得一朔旦冬至此即古歷一節每一節積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率以為常直至春秋魯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了無差爽用此為法以推經傳縱小有增減乃經傳之誤皆可發明也古歷到齊梁以來或差一日更用近歷校課亦得符同恭惟聖朝文教聿興禮樂咸備惟此一事久未刊

修伏望聖慈許臣撰進不出百日其書必成儻有可觀願藏秘府詔許之書卒不就

先是遣使采訪川陝諸州府貳之能否多不治者獨知夔州袁逢吉知遂州李虛已通判查道知忠州邵暉知雲安軍薛顏等七人以稱職聞戊子皆賜詔書獎諭逢吉鄆陵人顏河中人道元方之子也道事母至孝母嘗病思鰕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於河鑿冰脫巾下取之得鰕尺許以饋馬刺臂血寫佛經母疾尋愈及

母卒絕意名宦遊五臺將落髮為僧一夕震雷破柱道坐其下了無怖色寺僧異之咸勸以仕乃從進士得官為館陶尉廉介與妻采野蔬雜米為薄粥以療飢稅過期不辦州召縣吏悉枷之既出門它吏皆脫去道獨荷之自下鄉督稅鄉之富民盛具酒饌以待之道不食杖其富民於是餘民大驚道稅立辦道不勝貧與妻謀欲去官賣藥會都運使樊宗古素知道節行欲薦之辭以與其縣主簿葉齊宗古曰齊素不識也道曰公不薦齊

道亦不敢當公薦也宗古不得已兩薦之齊緣是得改

光祿寺丞直史館道尋自遂州徙知果州

道為館陶尉薦主簿葉齊

此據司馬光日記日記乃以道為主簿葉齊為縣令據葉齊以館陶主簿改光祿寺丞直史館實錄載於端拱二年十月

日記誤也

時寇盜尚有伏巖谷依險為柵者其酋何彥

忠集二百餘衆止西充之大木槽穀弓露刃詔書招諭

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懼罪欲延數刻命

爾其黨豈無誑誤耶即微服單馬從僕不持尺鐵間關

林壑間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

自若據胡床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常聞其仁是寧害我者乃相率投兵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加賜袍帶驛奏之又賜詔書獎諭

七人者又有朱協劉檢二人名迹不

顯因削去但有其目朱協恐即是朱昂弟然本傳亦不著嘗為川陝何官

先是五品以上官任子皆攝太祝上謂宰相曰膏粱之族官勲固已榮貴子孫仕宦者多至四五人每覃慶中書皆授攝官未幾即補正員不數十年遂通閭籍此甚弊政亟宜革之乙未詔自今止賜同學究出身依例赴

選集

五月辛丑令開封府判官楊徽之等三人按行管内諸
州民田旱甚者蠲其租及徽之等上所蠲租數參知政
事寇準曰東畿夏苗歲收三十萬斛令蠲免五分以上
其間貧下及新歸業者理當蠲免內形勢戶慮或僥倖
上曰自秦變阡陌井田之制不復故豪猾并兼租稅減
耗遂致棄本逐末朕常念生人衣食之源貧富不均訟
端四起俟三五年歲時豐稔民庶康樂必擇強幹有執

守之人先自兩京立法止取地土頃畝不以見墾及荒

田繁重者減省僥倖者增益之嚴其法制務在必行庶

使百姓皆足訟端永息也

此事據實訓冠軍既有此言御史因請遣使覆按故王欽

若始受知於真宗實錄正史皆畧焉亦可惜也別本實錄於明年六月丁酉載此事與實訓不同今從實訓

李繼遷率萬餘衆寇靈州癸卯四方館使曹瑋自河西

入秦上台宰相等於北苑門語其故曰繼遷因剽刼輜

重之後頗猖獗自恣輒窺靈武驅烏合之衆頓堅城之

下固無持久之理却緣城中人齎表告急為賊所獲賊

以為危窘因頓兵未即引去卿等宜熟慮之朕固有成
算矣呂端曰靈武軍儲乏少賊黨又據瀚海津要環慶
三道各發勁卒約輕齎徑走平夏攻取繼遷帳幕繼遷
必顧惜巢穴望風引退如此則靈武之圍解饒道得通
矣上曰不然三道起兵深入所發甲卒凡幾萬人何人
為將領何人為輜重況塞垣表裏沙磧三道兵馬於何
處會合須更熟籌其事不可輕舉向者芻粟朕令分三
輩護送丁夫悉持弓矢自衛兵給拒馬勁弩令為方陣

而行寇至則分布拒馬發勁弩士卒成列以待之誠能
遵守紀律豈至敗衄而將校皆自率胸臆不用條教當
寇之暴集戰具未暇施設而丁夫已潰亂相蹂而死豈
謀之不臧蓋違朕節制所致也參知政事張洎曰盛暑
之月水泉乏絕芻粟未集而議者欲三道舉兵深入以
分賊勢陛下以為未見其利誠如聖旨時中使竇神寶
在靈州賊圍城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糧糗皆竭潛
遣人市糴河外宵運以入間出兵擊賊卒全其城

按竇
錄正

月乙卯命曹璚知靈州蓋以侯延廣病故二月延廣卒據璚傳璚未至即改為麟府濁輪寨鈐轄及繼遷窺靈州部署郭密亦已卒而璚復自河西入奏至六月戊戌乃命慕容德豐復知靈州不知春夏間靈州守臣果是何人獨竇神寶傳畧見此因擬出附載更俟考尋

司天中官正韓顯符言熒

惑犯輿鬼秦雍之分國家當有兵在西北冬官正趙昭益言犯輿鬼中積尸秦分野有兵人民災害之象上語宰相等曰天文謫見如此秦地民罹其殃五星凌犯朕常候之未嘗無其應朕旦夕念之不遑寧處李繼隆等兵馬已到環慶賊聞王師之至固已破膽其如靈州救

援未及萬一不守城中皆漢民必盡為此賊所屠戮自閉壁以來居人乏食餓死者必衆上因嗟歎久之

辛亥上降手詔曰靈州孤絕救援不及賊遷猖獗未就誅夷居廟堂侍幃幄者正合運奇兵而伸碩畫宜令宰相呂端知樞密院事趙鎔等各述所見利害再護送軍儲至靈武合發軍民多少舉兵深入賊境以分其勢又合用兵幾何何人將領何人監護直書其事言不必文只今日實封來上呂端等相率詣長春殿見上言曰臣

等若各陳所見恐乖詢謀僉同之義望共為一狀述其利害張洎越次奏曰呂端等備位廊廟上有所詢乃緘默而不言深失訐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爾必無逆鱗忤旨之事上默然

壬子洎上疏曰李繼遷違天逆命跋扈邊陲既掩截於軍儲復攻侵於藩鎮孤恩負德夷夏共知政當蹶躓之辰復起轉輸之役臣恐緣邊民庶救死之不暇豈敢有望於安堵者乎况靈武郡城介在河上饋運艱阻臣請

備陳始末一二條列以言之昔在唐朝吐蕃最盛乘安史之亂陷河隴之地肅宗用靈武之師克復兩京者緣党項率先順命靈武地界與党項接連自長安出廊時度塞門經鹽州抵迴樂東坂入靈武東門迄至近代以來謂靈武可以控守者緣路在党項內地無鈔畧之患故也今繼遷以党項餘孽邊防狡寇據平夏全壤扼旱海要衝倏往忽來若居衽席之上國家若兵車大出則獸驚鳥散莫見其蹤由若般運載馳則蟻聚蜂屯便行

於劫奪向來轉般芻粟既下失地利又上違聖謨致此
奔衝理甚明顯其事一也甲馬行役糧草飛輓軍須所
急莫若井泉自環抵靈旱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溪澗
川谷荷戈甲而受渴乏雖勇如賁育亦將投身於死地
又安能與賊羣爭鋒哉其事二也自羣孽滔天靈州閉
壘披猖之衆蹂踐四郊田疇日荒樵蘇絕路負戶而汲
易子而食備禦理盡飛走望斷豈能復為國家堅守者
乎其事三也假使靈州圍解旱海塵清朝廷當須召發

甲兵裹送糧草未逾終歲輦運復興乃是以日繫時而轉輸無已驅秦雍之百姓供靈武之一方使無辜之民膏塗原野朝廷大計豈若是乎其事四也況繼遷或成或敗未足致邦國之安危靈武或存或亡豈能繫邊隅之輕重得失大較理甚昭然或者謂臣曰今朝廷以天下之力而不能救靈武之一郡豈不為耻乎臣對之曰聖智宏深牢籠宇宙處置戎務盡妙窮微向來臣下但於宸算能舉一二而遵行之則繼遷不足擒而靈武安

有攻守之慮也今則事機已失奔駟難追豈可不問臧否唯謀克取昔漢武以英材雄畧征伐天下然而以造陽之地百里舉而棄之高祖棄王險之城元帝棄朱崖之郡咸能與時消息垂裕無窮豈德不至而力不任哉事有不利故也或者又曰靈武如不能守則環慶等郡便與蕃戎接境得不危殆乎臣應之曰靈武居平夏西北曼絕一方逆賊制旱海之衝斷飛輓之路議者尚云可守而不可棄今環慶等郡居山南之腹非受敵之所乃云

受危不亦過乎況四裔郡城皆在邊上若以外壓戎境
便曰貼危甚非公論也或者又曰繼遷逆衆尚在靈州
官兵數千未出城邑豈可不謀救援而坐觀陷沒也若
國家於環慶丹延鄜府等三處各出兵馬齊驅賊境分
頭牽拽繼遷必顧惜巢穴望風而旋城內官軍定免淪
胥之禍况環慶一路雖乏井泉清遠軍大有糧草可以
就而食焉丹延麟府兩路河水已足供用但所經蕃部
旋加掩襲則餽糧亦無關矣若以救靈武戍卒復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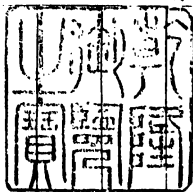
道之師當盛暑之辰涉不毛之地芻粟何自而計度水
泉從何而卜射茫茫沙塞千里而遙復指何方為所詣
之處大軍一發不可停留善敗否臧安能復保若繼遷
探三路兵馬取一路可爭之處聚蕃戎之衆據險隘之
津以逸待勞攻我師之困乏則輟亂旗靡豈比前日之
退衄也一道踈失則兩道不戰而自潰矣謀謨之拙莫
甚於斯今者恭奉德音俾陳方畧臣以為牽拽賊勢兵
甲不可令輒離本處但密傳宣旨令整排士馬張皇氣

勢聲言剋日三道齊攻逆賊聞之必不能驅已老之師
頓堅城之下若狃於進退則牽拽之勢可見矣又何必
冒兵馬之所忌犯盜賊之所長率易啟行自貽後悔以
臣愚見所謂靈武封壤必不可以即時保守靈武士伍
必不可以深入應接牽拽兵馬必不可令起離本處若
踰此道縱使良平復生亦不能為謀矣比來河西形勢
所以為謀不及者稽其始末盡緣違聖君指畫致賊猖
狂賊方侈謀事皆倒置養成邊禍傷我國靈乃臣子之

罪也然則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不以細故為嫌則棄地
戢兵事非獲已乃從權之道也况繼遷窮凶極惡罪已
貫盈雖假息邊庭怙亂沙塞一旦上天降禍首裂支分
財貨土田咸歸聖日亦猶晉侯璧馬暫寄於外府復何
異焉上初有意棄靈州既而悔之及覽洎奏不悅却以
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惶恐流汗而退上
乃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之曰張洎上言果為
呂端所料朕以其疏還之矣

已未詔西京作坊使叙州刺史帶御器械石普下御史
府案問坐為西川巡檢擅離本部又奏事故也上謂宰
相曰石普侍在朕左右不畏王法徑赴闕廷朕已令繫
治使知有刑獄艱苦昔蕭何周勃韓安國皆將相大臣
猶不免於縲紲況此小臣乎既而召見赦其罪復遣之
任時賊黨王鷓鴣復聚集剽畧偽稱邛南王普因言蜀
之亂由賦斂迫急農民失業不能自存遂入於賊望一
切蠲其租賦使知為生則不討自平矣上許之普既還

揭榜告諭蜀民無不感悅部內以安普太原人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周興岱

謄錄監生臣陳遂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

宋 李燾 撰

太宗

至道二年六月甲戌上遣中使賫飛白書二十軸賜宰相呂端等人五軸又以四十軸藏秘府字皆方圓徑尺呂端等相率詣便殿稱謝上謂之曰飛白依小草書體與隸書不同朕君臨天下復何事於筆硯乎中心好之

不忍輕棄歲月既久遂盡其法爾向來有江浙人號能
小草書因名問之殊不知向背但務填行塞白裝成卷
帙而已小草書字極難工亦恐此書遂成廢絕矣

庚辰溫州言永嘉縣民陳侃五世同居內無異爨侃事
親至孝為鄉里所稱詔旌表門閭賜其母粟帛上謂侍
臣曰德安陳旭一族孝友恭儉未見其比參知政事張
洎奏曰旭家長幼千餘口世世守家法孝謹不哀閨門
之內肅如公府上曰近聞本郡歲或小歉以官倉米二

千石貸之但受其半且云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或謂之曰曷不受而糶之可得善價旭曰朝廷以旭羣從聚居特出王賦貸私室豈可見利忘義為罔上之事乎此深可嘉賞旭兢之從父弟也

壬辰駙馬都尉魏咸信上言以其父仁浦郊祀覃慶自晉王封齊王私有所避乞改封他國上以問宰相呂端奏曰晉國之上唯秦國為大寇準對曰自來中書不與朝廷執紀綱如魏仁浦進封王爵當用三等以次追叙

豈合便封晉國况晉國是陛下藩邸舊封用為贈典非
允乃致邇來自晉封齊猶不滿意託以他故求改上曰
可因此下詔以近世多故憲章隳壞不遵古道者若干
事並從釐革有司不能遵守者許憲司彈劾既而宰相
卒不能奉行上旨云 先是詔徙河北轉運使祠部郎
中陳緯未見為陝西轉運使緯入對盛稱大名府通判著
作佐郎濟陰任中正之才請以代已上曰朕自知之乃
召見遷秘書丞乙未授江南轉運使賜五品服上以中

正頌長自擇大笏又命內臣取緋衣長者賜之至部歲
大稔賦租平糴皆有羨盈發運使王子興欲悉調餉京
師中正曰東南歲輸五百餘萬而江南所出過半今雖
有餘而後或小歉則數不登將急取吾民乎子興乃止
秋七月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曰先王之欲
厚生民而豐其食者莫大於積穀而務農也臣早任計
司判官每獲進對伏聞聖訓以為稼穡農耕政之本苟
能勸課田畝康濟黎元則鹽鐵權酤斯為末矣謹審天

下土田除江淮浙右隴蜀河東等處其餘地里曼遠雖加勸督亦未能遽獲其利況古者強幹弱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今京畿周環二三州幅員數千里之地墾者十才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遊惰逃亡既衆則賦額日減而國用不充歛收科率無所不行矣遊惰既衆則地利歲削而民食不足寇盜殺傷無所不行矣又安能致人康俗阜天平地成乎望擇大臣一人有深識遠畧兼領大司農事

典領於中又於郎吏中選才智通明能撫民役衆者為副執事於外自京東西擇其膏腴未耕之處申以勸課臣又嘗奉使四方深見民田之利害汙萊極目膏腴坐廢亦加詢問頗得其由昔詔書屢下許民復業蠲其常租寬以歲時然鄉縣之間擾之尤甚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役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遯則鄉里斂其貲財

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鄉官用以輸稅或
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言
歸姦心既萌何所不至如授臣斯任則望錫以閒曠之
地廣募遊惰之輩誘之耕鑿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
便宜從事酌民力之豐寡相農畝之磽肥均配畀之無
煩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
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更課令益種雜木蔬果孳畜
羊犬鷄豚給授桑土潛擬於井田營造室居便立於保

伍逮於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咸俾經營並立
條制俟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即
計戶定征量田輸稅以司農新附之名籍合計府舊收
之簿書斯實敦本化人之宏畧也若民力有不足官借
緡錢或以市餼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
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估納之於倉以其成數闕
白戶部上覽之喜謂宰相曰朕思欲恢復古道革其弊
俗驅民南畝致於富庶前後上書言農田利害多矣或

知其末而闕其本有其說而無其用靖此奏甚諳理可
舉而行之正是朕之本意因召對獎諭令條奏以聞靖
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田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
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其乏種糧耕牛者令
司農以官錢給借民輸稅外有荒田願附司農之籍者
民有牛歲責以租課願隸籍受田者並聽其便因制為
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為上品沃壤而有水旱
之虞墉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為中品既磽瘠復患於水

旱者為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授田如丁數以給五丁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者給七丁至二十丁三十丁者為限若寬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桑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及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七十畝三丁五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課令常參官於幕職州縣中各舉所知一人堪任

司農丞者分授諸州通判卽領農田之務又慮司農官屬分下諸州民頑已久未能信服更或張皇紛擾其事難成望許臣領五官吏於近甸寬鄉設法招携俟規畫既定四方游民必盡麋至乃可推而行之呂端曰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貲用望以其狀付有司詳議乃詔鹽鐵使陳恕等於逐部擇判官一人通知農田利害者與靖同議其事恕與戶部使張鑑度支副使樂崇吉戶部副使王仲華鹽鐵判官譚堯叟

未見

度支判官李

歸一共議請如靖之奏乃詔以靖為勸農使按行陳許
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
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上志在
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為費官錢多方水旱恐
遂散失其事遂寢

靖為勸農使在八月辛酉今并書

丙寅參知政事寇準罷為給事中先是郊祀行慶中外
官吏皆進秩準遂率意輕重其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
秩所惡者及不知者即序進焉廣州左通判左正言馮

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
員外郎拯嘗與準有隙故準抑之惟節自以素居拯下
章奏列銜皆如舊不易準怒以中書劄子升惟節於拯
上切責拯仍特免勘罪拯念曰上日閱萬幾寧察見此
細事蓋寇準弄權爾因上疏極言并及嶺南官吏除拜
不均凡數事又封中書劄子以進而嶺南東路轉運使
康戩亦具奏且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心德
之洎曲奉準昌齡畏懦皆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胸臆

亂經制皆準所為也上大怒準適祀太廟攝行事召端等責之端曰臣等皆陛下擢用待罪相府至於除拜專恣實準所為也準性剛強自任臣等忝備大臣不欲忿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上又曰前代中書有堂帖指揮公事乃是權臣假此名以威服天下太祖朝趙普在中書其堂帖勢重於敕命尋亦令削去今何為却置劄子乎劄子與堂帖乃大同小異爾張洎對曰劄子蓋中書行邊小事亦猶京百司有符帖關刺若廢之則別無

公式文字可以指揮上曰自今大臣須降敕命合用劄
子亦當奏裁方可施行也既而準入對前殿上語及馮
拯所訴事準抗言與端等同議除拜上曰若廷辯是非
又深失執政之體矣準猶力爭不已上先已厭準因嘆
曰崔鼠尚知人意況人乎翌日準又抱中書簿領論曲
直於上前上益不悅遂罷之尋出知鄧州戢高麗人附
國子學肄業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歷官以清白聞
其為轉運使蘓易簡所薦也拯初責知端州言事不已

嘗請遣使括諸路隱丁更制版籍及議鹽法通商凡十
餘事又獻番禺紀異集上欲召還準素不悅拯乃徙知
朗州道改通判廣州準既罷拯以母喪請內徙始命知
江州拯本傳云拯知端州即上言十餘事太宗欲召還
冠準不可按拯以淳化二年秋出知端州準以五
年秋始參政太宗欲召拯而但稍遷之又左降焉則準
必在政府矣拯為端州蓋前四年所言十餘事決非始
至時即上疏也今畧
加刪潤使不相牴牾

閏七月庚午有司言諸州闕釐務官五十餘員詔尚書
左丞李至等八十四人於州縣幕職官中舉廉恪吏幹

者各一人以補之上謂宰相曰夫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君子畏謹務在不欺闇室執持名節造次靡渝小人則不然內荏外剛雖善談忠信而履行頗僻所以真偽難辨然久而必敗其在官黷於貨賄罔畏刑辟及贓狀露驗雖為小吏所持亦不恥拜以求解如薛智周為侍御史知婺州政以賄成士俗多以羅帛為獻智周聚歛不知紀極州民謂之羅端公即其為治可知矣卿等職在掄材今令朝廷舉官已是逐末更不擇舉主何由得人

也

別本見七月庚子今附舉官後

辛未詔自今中書門下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其參知政事殿庭別設輒位次宰相之後非議軍國政事不得升都堂祠祭行香署敕並以開寶六年六月庚戌詔書從事先是內侍白承睿點檢三司所造衣物欠數甚衆上顧輔臣曰朕頃令三司每端午初冬誕節所造衣物各為一界則帳籍即時可畢情弊無由而生今三司總為一界何也因言事得其要則簡而易理今三司但欲

增置關防以塞姦倖不知綱目既衆簿書愈多姦倖彌作朕欲并三司為一命官總判及減省勾院磨勘理欠憑由支收行帳提點等司當令鹽鐵使陳恕議其可否張洎曰明王為政雖步驟不同及其緝熙庶績莫先於簡國家乘五代之後百度陵遲三司掌邦計故多創司分以謹關防果能刪繁就簡深合古道也於是恕准詔上奏曰伏以封域寔廣財穀繁多三司之中簿牒填委朝廷設法督責尤嚴官員吏人救過不暇若為三部各

設主司擇才非難辦事亦易事辦過鮮不撓上心亦一時之良策也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加於此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制自逋欠失序憑由散落故設二司專令典掌綱目咸具制置有倫逋欠無失理之名憑由鮮流散之弊實亦要切不可廢若兩司並委一官方及判官一員公事其主轄支收早因從京支度財貨轉輸外地此除彼附照驗稽延妨滯京城得替主吏遂設此司專行檢轄凡是支撥官物便給除破文

憑却於本司置簿紀錄催刊收附文記即勾銷簿書取
捷之門亦為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絕舊帳帳目
告盡司額自除提點司是中旨特置提振三司廢怠之
事固非有司敢得擬議也癸未詔三司都憑由司理欠
司宜併為一處命官兼判應諸道逋負官物令三司逐
部理納理欠司但總其所逋之數糾督之廢提點司餘
悉從恕之奏恕峭直守公性靡阿順每便殿奏事上或
未察必形誚讓恕歛版蹐縮退至殿壁負牆而立若無

所容俟上意稍解復進慤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上察其忠亮多從其議嘗御筆題殿柱曰直鹽鐵陳恕當時言稱職者亦以恕為首焉

別本在癸未

八月審官院引大理寺丞宣城高惠連面授朝官上欲肅清中外臨軒親擇官吏如有績用而無私累者必加獎擢焉江淮發運使楊允恭捕販私鹽賊三十九人送闕下上悉貸之因顧左右曰此等越逸江湖習性已久固不能工作矣可團為一軍以備舟楫之役號曰平

河

九月右僕射贈司空謚惠安宋琪卒琪粗有文學頗諧給周知人之情偽尤通明吏術在相府每百執事謁見有所求請多面折之以是人咸怨焉

己卯夏州延州行營言兩路合勢破賊於烏白池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人獲其酋鄂摩克軍主齊羅指揮使等二十七人馬二千匹兵器鎧甲萬數賊首李繼遷遁去先是上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隆自環州范廷召自

延州王超自夏州步軍都虞候容州觀察使潁川丁罕
自慶州西京作坊使錦州刺史張守恩自鄜州凡五路
率兵抵烏白池皆先授以方畧守恩令鐸子也師已有
期銀夏鈐轄盧斌求對懇言曰番夷之俗馬驕兵悍往
來無定敗則走他境疾戰沙漠非天兵所利不若堅保
靈州於內地多積芻粟以師援送苟其至也會兵首尾
擊之庶幾無枉費且不失固圉之策上不從改授斌環
慶鈐轄領兵三萬為繼隆前鋒斌謂繼隆由靈州趨烏

白池月餘方至若自環州抵賊巢才十日程爾繼隆因遣其弟繼和馳驛上言赤檉路四邊乏水請自青岡峽直抵繼遷巢穴不及援靈州上怒召繼和於便殿詰之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書數幅切責繼隆命引進使周瑩賫詣軍前督之瑩至繼隆已便宜發兵不俟報既而與丁罕兵合行十數日不見敵引軍還張守恩見敵不擊率兵歸本部

本部不知是何州縣當考

獨王超范廷召至

烏白池與賊遇大小數十戰雖頻克捷而諸將失期卒

困乏終不能擒賊焉時超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部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三級俘掠畜產以萬計及進師烏白池敵銳甚超不敢進德用請乘之得精兵五千轉戰三日敵既却德用曰歸師過險必亂乃領兵距夏州五十里先絕其險下令曰敢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為之按轡敵躡其後左右望其師整不敢近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超等初抵無定河水源涸絕軍士病渴河東轉運使索湘亟輦大鍬千枚至即令鑿井衆賴以濟

上初以方畧授諸將先閱兵崇政殿列陣為攻擊之狀
刺射之節且令多設強弩及遇賊布陣萬弩齊發賊無
所施其技矢才一發賊皆散走凡十六戰而抵其巢穴
悉焚蕩之賊中老弱不能走者繼遷悉埋於沙中但露
其首部落降者皆曰人馬死者過半不能化矣夷謂活
為化言不能自活也上因顧馬步軍都虞候傅潛等曰
此行合戰與還師之期悉如所料但諸將不能盡依方
畧致此賊越逸朕自即位未嘗如此殺戮蓋事不容已

爾師興以來夏秋之際炎熱尤甚朕躬自謀度未嘗寧
息大抵行軍布陣當務持重雖有勇者率數千人以先
犯賊亦無能損益適足撓亂行伍朕每深戒之違令者
必斬果無敢輕率者布陣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
人有輕議者甚非所宜朕自為陣圖與王超令勿妄示
人超回曰汝可取圖觀之潜等拜謝而退 初命五將
出師衛州團練使河陽李重貴實為麟府路濁輪寨都
部署得對便殿因言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畜牧便於戰

鬪利則進不利則走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大或不接戰且謀遠遁欲追則人馬乏食將守則地無堅壘賊既未平臣輩何顏以見陛下上善之賜以御劍又屢遣使撫勞及諸將果無大功重貴還上思前言命為并代副都部署

重貴為并代副帥不得其月日今附見

甲午詔壽寧節賜翰林學士兩省五品尚書省四品以上一子出身先是近臣因誕節或以踈屬求廕補至是始為限制非其子孫及親兄弟多寢而不報

乙未詔延州歲貢龍鳳茶先是研茶丁夫悉剃去鬚髮
自今但幅巾先滌手爪給新淨衣更敢違者論其罪
冬十月己未詔以池州新鑄錢監為永豐監先是饒州
有永平監兵匠多而銅錫不給知州馬亮請分其工之
半別置監於池州詔從之於是歲增鑄錢數十萬緡亮
合肥人也始通判常州吏民有因緣亡失官錢籍其貲
猶不足償妻子連逮者至數百人亮縱去緩與之期不
踰月盡輸所負羅處約使江東以亮治行聞擢知濮州

其後蘇易簡薦其才任繁劇自福州召還同提點三司都勾院磨勘憑由司久之出知饒州州豪白氏持吏短長嘗殺人以赦免愈驚橫為里閭患亮發其姦誅之部

中懾服

馬亮常州福州事皆不得其時因鑄錢附見

甲子併三司勾院為一工部員外郎劉式專領之上面命式曰以汝一人當三人之職宜勉盡力副朕所望式久居計司深究簿領之弊江淮間舊有橫賦積逋租至多奏免之人以為便然多所條奏繳駁過峻卒為下吏

所訟免官

據劉式家傳云李惟清為鹽鐵使其女壻盜用官錢數十萬吏畏惟清不敢劾式發其事

惟清坐絀惟清由是怨而三司貪猾吏以欺誑為生疾式禁其業亦皆怨常狙伺欲共陷之太宗察其情每坐朝輒對衆稱其才故毀不得入太宗崩真宗諒闇吏告之驗皆虛反坐惟清愈怒式既辨即出視事如它日惟清乃諷吏劾以不俟詔入朝免官家傳與本傳不同發舉惟清女壻事疑不然既辨之矣免官事當考

十一月丁卯朔司天冬官正楊文鑑上言請於新厯六

十甲子外更增二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監苗守信等

議以為無所稽據不可行用上曰支干相承雖止於六

十儻两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

歲不亦善乎因詔有司新厯以百二十甲子為限初
河東轉運使索湘遣憲州錄事參軍永康胡則部送芻
糧為一月計則曰為百日備尚恐不支奈何以一月計
耶湘遣則以其事入奏上因問以邊策對稱旨上顧左
右曰州縣豈乏人遂令記姓名於中書及李繼隆討賊
兵久不解湘曰微子幾敗我事繼隆復移文曰兵且深
入糧有繼乎則謂湘曰彼師老欲歸爾但以有備報之
已而果然先是淮南十八州軍其九禁鹽餘則不商

人由海上販鹽官倍數取之至禁地則上下其直民利
商鹽之賤故販者益衆至有持兵器往來為盜者發運
使楊允恭以為行法宜一即奏請悉禁之而官遣吏主
其事事下三司三司言其不可允恭固以請甲午詔從
之允恭又請令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博務者悉
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貨歲課增五十萬八
千餘貫

禮部侍郎蘓易簡性嗜酒沉湎不已上嘗因接見誠約

深切易簡垂涕再拜翌日復具表稱謝上親批答以申
獎又草書勸酒戒酒二詩賜易簡令對其母讀之自是
每入直不敢飲或休暇在第賓客候之則已醉矣十二
月乙巳易簡卒上曰易簡竟以酒敗深可惜也

辛亥有司言鳳州出銅鉞定州出銀鉞請置官掌其事
上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

故事知制誥以先入者居上不繫於官次丁巳始命工
部郎中胡旦立於祠部郎中馮起之上非常例也

戊午詔自今州縣官部內流民及亡失祖調什之一者
並書下考令民間所織鯁帛非鬻於市者勿出算

是歲大有年天下戶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

